

## 第三十段 就寢室猗猗侍慈母 守舊約桂蕊待梅郎

芷馨到自芳館將詩遞與猗猗，猗猗視之曰：「擬古而不見摹古之跡，是善於作擬體者。」芷馨曰：「秦相公若無此詩，小姐這段姻緣尚屬未定，於今克遂私願，此詩不啻於枯紅葉之題。」猗猗無語。芷馨又曰：「小姐前日之計真是一舉兩得。」猗猗曰：「何為一舉而兩得？」芷馨曰：「一則辭了姓花的，一則定了姓秦的豈不是兩得？」猗猗復將詩沉吟半晌，遂各就寢。

次日，芷馨初起，開門走出。雪香早在牆外等候，乃呼曰：「芷馨姊！」芷馨走到牆邊，雪香笑問曰：「昨夜小姐沒有說些甚麼？」芷馨曰：「沒有說甚麼。」雪香笑曰：「芷馨姊，你昨夜好波？」芷馨含羞曰：「說也羞煞人哩。」雪香曰：「你今日春光滿面較勝往日。自今以來便可源源而來，無復作羞澀故態。」芷馨曰：「小姐不命我來，我何能來？你也不必稍著形跡，恐我小姐看破有些不便。」雪香曰：「你今夜來否？」芷馨曰：「來與不來我尚不能自主。」雪香曰：「你對小姐說，我有幾首詩要請教小姐，今夜小姐必命你來拿詩的。」芷馨曰：「你有甚麼詩？」雪香曰：「非真有詩，你好借口而來耳。」芷馨曰：「我來後小姐要詩，奈何？」雪香曰：「我預先做幾首也容易，祇是你今夜必來。」芷馨應諾而去。雪香歸到客房，即做了幾首詩。至夜二更時候，靜坐以待芷馨，不覺有約不來。已過夜半，雪香曰：「芷馨從不食言，今夜怎麼不來？莫非昨夜之事已被小姐知覺，故禁他來耶？祇是這小姐決不如此薄情。」

到了次日，雪香屢在牆邊探望，但覺雁杳魚沉絕無動靜，愈生惶惑。至夜，雪香逾牆而過，見門戶已閉燈火全無。自思曰：「何其睡得這樣早法？」遂歸到客房，歎曰：「此必是小姐提防他來，故如此耳。祇是小姐天姿超邁，何竟不免俗情？」

次早，復逾牆來細視之，則戶已封鎖杳無人跡。雪香曰：「莫非賈翁知我與小姐、芷馨的事，遷去以避我耶？果是如此，則不惟婚事難成，並我亦不能棲身此地。」又曰：「這事卻甚機密賈翁焉得而知？」良久，復自思曰：「我前日幾次相遇是夢耶？」這小姐與芷馨殆仙耶？妖耶？越思越疑彷徨失措。會晚奴至，雪香突問曰：「你家這兩日有甚事故？」晚奴曰：「無甚事故。」雪香曰：「這館隔牆往日常聽有人聲息，怎這兩日絕無影響？」晚奴曰：「這兩日太太病了。小姐和芷馨服侍太太朝夕不離，故這所房室已封鎖了。」雪香方釋然無疑。

卻因美人遠隔，悶坐無聊獨出外間步，遂走到西子廟來。值月鑿和尚遠遊初回，迎著雪香曰：「秦相公自移寓賈遁翁家，怎輕易不到敝寺？」雪香曰：「前重陽節大師同賈翁作西湖之遊，時構來薪不能相陪，繼聞大師遠遊，是以未來拜謁。」月鑿曰：「敝寺亦頗幽閑，相公可時來走走。」雪香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於是縱談至晚方去。

且說桂蕊自投水被山嵐救起，遂到西泠居住，以作山嵐義女，山嵐夫婦亦甚愛憐如己親生。一日，山嵐夫婦商議曰：「俗言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孩兒已長成人宜為他擇婿，一則成其大事，二則我二人暮年有靠豈不兩便？」桂蕊聞之乃謂山嵐夫婦曰：「兒有一言，望父母垂聽。」山嵐曰：「你有何言？」桂蕊曰：「兒已許字羅浮梅氏不願再有它議。」山嵐曰：「羅浮梅氏本是望族，你許字是哪一家？」桂蕊曰：「父名臞翁，母冷氏，郎君名如玉字雪香。」山嵐曰：「當那救你起來的時，離梅家不過百里之遙，你若早說我便好仍在羅浮居住，以便往來照應。於今搬到西泠來了，不又要送你到羅浮去？」桂蕊曰：「當那時節，初頂重生大恩，怎好遽言此事？且兒聞梅郎已到西泠，正欲借此訪問消息哩。」山嵐曰：「這人到西泠何事？」桂蕊曰：「一則省他父親，二則為求鳳計。」山嵐曰：「你纔說已許字梅郎，怎又說他為求鳳計？」桂蕊曰：「兒出身微賤許為次妻，他尚未有正配。」山嵐曰：「似這等說，兒不必守那姓梅的，以你這樣才貌何患不得佳婿，豈可低頭作妾，受人家挾制？」桂蕊曰：「任是地老天荒兒心終不可移。若為兒成全此事，更是天高地厚之恩。」山嵐曰：「這也由你。祇是梅氏清白傳家，怎到此時尚無人選他為婿？」桂蕊曰：「聞他幼時已聘蘭氏女，後蘭氏移家別處相隔甚遠，十餘年不通音問。今年忽一姓艾的，送蘭氏書至，言其女已嫁，教梅郎另行擇婚，是以尚無正配。」山嵐曰：「知他此時尚在西泠否？」桂蕊曰：「求父親為兒訪之。」山嵐應諾而去。